

第8卷

徐訏文集

（禁）

上海三聯書店

誰曉得？

一杯鮮血，一坩堝土。

嗚呼嗚呼！嗚呼嗚呼！

頃刻之間，他這……

「慢著，慢著，山是有一個，我已經知道了，他丁省份。」

今天終於到了「禁」

禁區內的禁區，

和，他這……

……頃刻之間，

……頃刻之間，

……頃刻之間，

……頃刻之間，

……頃刻之間，

……頃刻之間，

……頃刻之間，

……頃刻之間，

……頃刻之間，

目 录

神偷与大盗	1
笑 容	24
失 眠	42
失 恋	54
过 客	60
女人与事	96
后 门	138
离 婚	160
字纸篓里的故事	183
黄 昏	208
不曾修饰的故事	222
康悌同志的婚姻	240
仇 恨	264
离 魂	285
小人物的上进	308
父 亲	337

2 徐 诩 文 集

鸟 叫	357
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	398
自 杀	411
投 海	423
盖棺论定	461
花 神	475
新 寡	501
时间的变形	509
歌乐山的笑容	521
园 内	530

神偷与大盗

—

出县城三里，是野浦镇。

野浦镇虽是只有一条长街，但比县城任何一条街热闹，这因为野浦镇依傍一条宽阔的河流，一切工艺品的进口与农产品的出口，都是以这条河为最经济的交通。这条河就是野浦河。

野浦镇的长街就是与野浦河平行的，在街端的右面有几家茶馆，其中的一家叫做望浦楼，

望浦楼的楼实际只是一间后架上去的一个阁楼，但是三面有窗，从窗口望出去，倒可以看到那条运舶着船只的野浦河，蜿蜒曲折，向东一直可以望到入江的河口，向南看过去是河的对岸，有一片栉比的屋脊，越过这些民房，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了。远处右面是一些小丘，出着烟的是砖瓦厂，有茸密树林的是果园。向西，野浦河就狭小起来。它分为参差的支流没在村落中，远远的可以看到城墙，它早已残缺不正，但还是县城的象征。

望浦楼的生意一天到晚是忙的。早晨，乡下人到镇上来，把瓜果蔬菜卖掉以后，都会到茶馆去吃点心。下午那些城市里来收买茶叶蠹茧以及蔬菜瓜果的会在茶馆里谈生意。这茶馆也卖酒菜，

小小的阁楼,正是镇下最好的雅座。夜里,打烊以后,有一批借宿的人集拢来。开始时,也许因为野浦镇没有旅馆,有人只好在茶馆里借宿,慢慢习以为常,就有一批人以此为家。他们晚上回来,在楼下洗脸吃酒喝茶,阁楼上就为他们设地铺,每个人只要付四角银币,就可以借宿一宵。那间阁楼有时候也容纳了七八个人。

那一天,是初春的一个黄昏,天已经暗下来,但还未上灯。楼上自然还很亮,可是楼下已经不容易在二十尺以外看清人的面目了。

整个楼下的茶座有十来个人,有几个坐在凭街的桌边,也许是等人,也许是在看街景。里面散散落落的有三四桌,但顶里面,面着墙壁,有一个独自在喝酒,谁也没有看到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。

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袄裤,戴着毡帽,一直没有除下。他只是独自喝酒,连头也不回一下。

天黑下来,楼上的客人散尽。楼下坐在临街茶桌边的人先走,接着里面三四桌的人也都散去。伙计上了排门,点上了灯,于是陆陆续续的从小门里走进那批常客,这些是预备在这里借宿的人了。

这时候,楼上正在搭地铺,楼下可热闹起来。

起初,大家还没有注意到那个面壁坐着独自在喝酒的人。一直到来了一个高个子出现,他嚷着说:

“我请你们吃酒。”

“怎么,昨天发了点财?”许多人围上去说。

“哈哈。”高个子说着,眼睛向四周望望。

这时候,高个子就发现屋角面壁坐着的人了。他说:

“这不是神手李七么?”

大家往屋角望去,异口同声地说:

“神手李七,啊,他已经出来了。”

好像大家正要过去找他的时候,那位面壁坐着的人,忽然站起来,转过身子,面对着大家,把压在前面的帽往后一推,说:

“是我，我坐了四个月，出来了。”

“没有想到你会失手。”一位矮瘦枯黑叫做矮黑的人同情地走过去。

“是的，我失手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干这一行。你们不用认我是朋友，也不要请我喝酒。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。”李七两手插在衣袋里，望望大家说。

“谁也没有笑你。”高个子走过去说：“我们谁不是失过手。”

这时候，许多人都随着高个子走过去，大家眼睛里都露着好奇的眼光，等待神手李七的发言。

二

神手李七到野浦镇周围二十里来活动，到现在已经四年零六个月，他一直没有失过手。普通窃贼到野浦镇地区来活动的，一年不失手已经算是能手，三年不失手是绝无仅有之事。所以李七多年来没有失手，就成为同行中人所羡慕佩服惊异与妒忌的对象。

李七的行窃，据他自己说，已经有十八年的历史，他从十岁开始已经做他父亲的助手。他的父亲在他十六岁时死去，以后他一直一个人行事，十二年来他只换过五个地区，从来没有失过手。

在望浦楼借宿的人丛中，谁都没有耽过四年以上，除了那个大家叫他夜来白的高个子同李七。夜来白这三年来曾经失手两次。第一次是在二十里外一个镇上，那家人家有两只警犬，他因而被人所捕，那次他被判入狱三个月。

就在夜来白在狱中的时期，神手李七拜访过那家有警犬的人家，他就偷了那只警犬，把它偷携到火车上，带到省城，卖了一百元银元。

夜来白第二次失手是在十四里外的一个村庄，那回他去光顾的人家有人会一手拳术，他因而被捕。他们没有报警，私自把他吊

打了一天一夜。夜来白回来，到破庙里养伤，大家帮助他，足足睡了两星期。就在他养伤时期，李七去拜访那个村庄，他于黄昏时到那里，专打听那个拳击手的家，等到三更时候动手，他偷了他老婆一只金钏，四只指环同四十三元银元。

这两件事，使在野浦楼借宿的人无不惊异，他们都开始叫他神手李七。

可是夜来白后来讲起来并不服气，他说李七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受到了教训，把失手的原因告诉了他，使他可以事前有准备与提防。

夜来白的说话虽有理由，但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。神手李七慢慢就成了大家的偶像，年长的想同他合伙，年轻的想拜他为师，可是他却不愿接受。

李七自然有他理由，他说：

“行窃是一种玩意儿，靠本事吃饭，自己做事自己当。行伙结帮那是强盗的勾当，不是靠本事，而是靠暴力。想学这玩意，必须实地学门径，他如带徒弟去行窃，反而累赘，徒弟如不实地跟他学，就学不到什么。”

自然，有人不免要请教他行窃的秘诀，他就说：

“天下事不外天时地理人和。如到路径曲折树木茸密之境，要月夜动手；如进大院高厦之宅，则应在阴雨的夜里动手。地理固然要熟，但切记进路易找，退路难寻；明进要预备暗出，暗进要预备明出。至于人和，则讲究无穷，不但里面的人要注意，宅外周围尤应当心。往往以为宅内的人都已睡熟，急于动手，而被邻人发觉，这是最冤枉的事。如偷为富不仁之家，虽遇其呼喊捉贼，也可不怕，因为决不会有人应声；如到和衷同济之村，一家门响户惊，人人都会喊讯，这都是必须预先了解之事。”

自然，这种行窃的哲学，并不能满足发问者的心愿，人家进一步就要问他的方法。李七说起来可也是非常空洞，不外是“虚则实

之，实则虚之；以进为退，以退为进；守雌待雄，声东击西”一类的教条。

但如果有酒在手，主宾欢洽，李七也会高兴地说他自己的经验，成为他理论与教条的实例。

譬如说，他有一次去拜访一家人家，他知道他们兄弟不睦，所以他明知那个弟弟未睡，他就大胆动手。后来他听到那位弟弟闻声想起身，而做弟媳的劝阻了丈夫，说：“这么冷天，起来干么？偷的又不是我们。”所以他就毫无受阻。

譬如说，他初初独立行窃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他就在人家关门之前，蹲进人家的院落，他以为等天黑了可以开门预备出路，谁知那家人家关门时上了大锁。幸亏他们院子里有晒衣裳的竹竿，他只好逾墙出来，可是少带走两个包袱。

譬如说，他有一次偷一个寺院，被和尚发觉，一打钟，几百个大小和尚都追出来。那天月明如画，如他往外跑，必被追获无疑。所以他把偷得的东西抛在门口，自己则往里跑，结果大家往外追去，他一直躲在里面。等大家回来就寝后，他偷了另外一批东西再从容地走掉。

同行中，有人失手，事后大家往往要讨论到失手的原因，李七就会提出原则上的教条，他会说：

“窃艺有三忌：忌贪，忌执，忌偏。”

同行中人往往听不懂这些，他于是就解释说：

“贪是贪多；执是偷到的东西，在危急时不肯放弃；偏是一定想偷什么，不知随机应变。”接着他就会批评失手的人是犯了哪一条。

李七从来不谈到行窃的技术问题，如越墙凿壁，装鸡鸣鼠叫之类，他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功夫，用不着谈。技术不够，根本就没有资格行窃，只配行伙结帮去打劫。有了技术，才可以讲到“玩意儿”，玩意儿就是如何运用技术。

李七对于自己的玩意儿，很有自信，他常常自负地说：

“我如果有一次失手，我也就从此洗手了。”

三

可是，李七终于失手了。

这自然很轰动了同行里的朋友。

李七的失手，判徒刑四个月。四个月的徒刑对于李七不是受不了的事，可是对于他的心里有很大的打击，他的声誉将再无法维持，真所谓“一世英名，付于流水”了。

有些人嘴上虽是同情，心里可不免也觉得痛快，夜来白就是一个，他想：

“你终于失手了。”

如今徒刑满期，李七回来。大家都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想要他报告他失手的经过。

夜来白当时看大家围上来，他就说：

“我请客，替神手李七接风。”

“你再不要这样叫我。我已经喝了酒，我要去睡了，明天我离开这里。”李七说着想离开大家到楼上去，可是大家围着很紧，也一时无法脱身。这时候，那个叫做矮黑的人挤上去，拉着李七说：

“我知道你说过，你要失手，就此洗手。你洗手了，自然不要我们这般朋友。但是今天你还没有离开这里，我们还是朋友，明天你要走，我们现在大家给你饯行。你就喝我们这一杯。”

这一番话，立刻得到大家异口同声的赞成。于是有人就摆起圆台面，李七被拉到了上座。李七原以为自己一出来会被大家讥笑，如今看大家并不笑他，几杯酒以后，空气也就自然起来。这时候有人就问：

“李七，你说说你失手经过，好么？”

“我不想说，我现在正想改行。”李七说。

“是不是因为你当时酒喝得太多，一时疏忽了？”另外一个人问。

李七摇摇头，只管喝酒。

“那么是女人？”一个坐在对面的人问。

“女人？”李七忽然笑起来，一口喝干了门前的酒，大声地说：“女人，女人！”

这时候，矮黑一面为李七斟酒，一面望着李七说：

“你看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你一直关照我对这一关要小心，现在，哈哈，你是不是同我前年那次一样，被你的姘头出卖了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因为替一个女人抱不平，所以……唉。”李七说了，又喝一口酒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夜来白说：“李七，不要吞吞吐吐，从头讲起。”

“好，好。我讲你们听，你们可不要笑我。”李七说：“老实说，我在监里几个月每天也笑自己，笑我自己愚笨，笑我自己狗屎。”

“谁也没有笑你，你讲你讲。”夜来白放下筷子说。

这时候，李七正夹着鳝丝往嘴里送，他嚼了几下，咽下去，然后也放下筷子，左手握右手，对大家看了看，说：

“你们当然知道我是在那里失手的。”神手李七开始说：“那是雪照寺，那个了空和尚那里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那个和尚是喝酒吃肉窝藏女人，无所不为的。”其中有人忽然说：“他就是那里的当家和尚。”

“我也知道，我还看见过他，是一个四十几岁，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的人。”又有一个人说了：“他是不是会点拳术？”

“你们听李七讲下去好不好？”夜来白用筷子装着手势说。

“雪照寺很大，了空和尚则住在右边一个院落里，那个院落很精致，正面三间，左右两个厅，院中种着很好的花草，靠墙有一株很大的木樨。墙外并没有邻居，沿墙是一道山沟。”神手李七说着喝

了一口酒，又接着说：“我在山沟上搁了两株小树，用绳子套到院里的木樨树上，就从墙上进去。一到墙顶，从高看下，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那五间平房。

“那正面三间，有两间是暗的，右边一间点着灯；紧接着那间，是右厅，也亮着灯。对面的左厅则并无灯光。”

“我当时看到右厅窗上隐隐约约的人影在移动，所以就顺着墙脊向右端走去。走完墙脊，我发现亮着灯光的右厅有一扇气窗半开着。我马上看到，如果我走到右厅屋檐，就可以从气窗上窥看里面了。所以我就到右厅屋檐，斜挂着身子看进去。”

这时候有热菜上来，是一碟虾仁，大家举起杯子。李七停止了谈话，也举起杯子，喝了一口酒，用羹匙掏了些虾仁，吃了一会，再接着说：

“原来里面正是那个和尚同一个女人在喝酒，桌上是一个火锅。那女人一块一块的夹着东西到火锅，烧熟了在夹给和尚。这时候我看着真是一肚子气。我看了半天，我发现里面没有别的佣人，因为许多事情都是那女人亲手在做。房里还拢着火炉，那女人曾经两次起身去加木炭，所以气窗里出来的空气很暖和。”

“那和尚穿着黄绸子斜襟的小袄，女的则穿一件湖色缎子的晨衣，头发拢着一个髻，看上去不过二十七八岁，生得非常端正，真是人难以貌相！我想她一定是良家妇女，难道是谁家的寡妇？我看那个女的一直在服侍这和尚，心里越看越生气。那女人坐在下首，正背着身子，所以我看得不清楚，只是在她两三次起身回来的时候我才看到她的脸孔。和尚则坐在女的左首，正背着门。我当时就想到我怎么样去教训他们一下，给他们一点惊吓。”李七说着喝了口酒。

这时又有一只热菜上来，是青豆炒鸡丝，李七开始吃菜。

“妈的，我听了都气，”矮黑一面掏一匙青豆鸡丝，一面说：“后

来怎么样？”

这时候，李七又喝了一口酒说：“当时有一只鸟忽然从木樨树上惊起，我吃了一惊。我重新收回身子，回到墙脊上，这时候我发现月亮从云端出来，墙里墙外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墙外是山林，没有一个人；墙内是一个院落。这个和尚要偷女人，我知道一定关上了院门，与寺院的交通早已隔绝。而那五间房子也决不会有别人住在那里，否则他哪里有这样大胆。所以我心里非常舒泰，我想我就是把左面两间房里的东西都偷光了，他们也不会知道的。

这时候我倒是已经不想去教训他们，我只想到早点下手。我从木樨树下去，先到了正房，那左面一间正是和尚的卧室，我拿了他一只金刚钻石戒指，四只金指环，两只玉镯，两百几十元现款。隔壁一间我拿了尊金佛。这尊金佛是我以前听别人说过，说是全金铸的。我还到左厅里去看看，那是一间书房，没有什么可拿的，只有一尊佛，有一尺多高，像是玉制的，我就拿了下来。

这些东西，都很轻便，除了那尊玉佛大了一点，其余我都可装在衣袋裤袋里。我拿了这些东西，爬上木樨树，跳到了墙脊。这时，我刚才那一阵想教训那对狗男女的气涌到心头，看月亮简直没有移动，时间还早，因此就又到右厅气窗上去窥看，我当时就把玉佛放在墙头与右厅屋檐交接的地方。

啊，这一看可出事了。原来那女人正坐在那和尚怀里，那和尚抱着她好像正在问她什么，忽然间，那和尚一把把她推开，大声地说：

‘丈夫，丈夫，你到底要我还是要你丈夫。’

那个不要脸的女人，那时竟还想依靠拢去，一面在求和尚，我清清楚楚听见她说：

‘你总也该替我想想，我不能不管我的家，我还有孩子。’

这时候，我的一肚子火已经无法按捺，那里晓得那和尚竟伸出

左手打了女人一个耳光，一面骂着：

‘儿子，儿子，知道你有儿子，你跟谁养的？谁养的？’

那女人踉跄地退到柱边，手按着脸，一面哭着，一面不知道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，我没有法子听清楚。”李七喝干一杯酒，没有吃菜，接着说：

“啊，当时我真是再无法忍受了，我很快就退到墙脊，顺手拿起那尊玉佛，就忽忽沿木樨树下去。我从正房中间进去，穿过右边亮着灯光的房间，到了右厅，右厅的门是虚掩着的，我一脚踢开，正当我跳进厅内，那女的先看见了，就叫了一声，我没有想到一个女人的叫声可以有这么难听！当时我就用那尊玉佛像向那和尚的头上敲去。那和尚因为那女人一叫，一回头，我手上的玉佛没有打中他的光头，却打在他的右肩，滑到了地下。这时候就用我的左臂挽紧他的脖子，一面骂他说：

‘你这不要脸的王八蛋。’”这时候，伙计送上一只糖醋黄鱼。打断了李七的话。

矮黑一面为李七斟酒，一面说：

“后来怎么样？”李七喝口酒装着手势说：

“那时候那和尚两只手在扳我胳膊，一面挣扎着起来，我用右手拉紧左手，用劲锁住他的脖子。这样挣扎好一会，那和尚就用脚支着桌子、椅背顶我的身子，我只好松了他的脖子，但我马上撇开椅子，趁势把他摔倒，他当时反面地覆在地上。我就骑住他的身子，把他的头按在地上撞。”

“好呀。”矮黑叫了起来，一面又为李七斟酒。李七喝了一口酒，拿起筷子说：

“可是，他妈的，就在这时候，我头上突然地被打了一下，我很快地想到那是那个女人，但是我已经满眼火星，天地摇荡，一霎时就晕了过去。”

李七说着，拿筷子去夹黄鱼。吃了鱼，望望大家，才又慢吞吞

地说：

“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被缚在木樨树的下面，头上流着血。那个女人早已不在，了空和尚也不在场，眼前都是灯笼，围着一大群和尚。隔了不久，四个警察就来了。这时候我才想到，那女人就是用那尊玉佛把我打昏的。你看，我为她打不平，她倒帮那个和尚。”

李七说完了，喝干了一杯酒，大口地吃菜，这时候伙计送上一碗干丝汤同一大盘炒面。李七举起筷子，敲敲桌子，一面伸手去夹炒面，一面说：

“好，好。我从此也只好洗手改行了。”

四

两点钟的时候，野浦镇似乎只剩下望浦楼地铺上的鼾鼻。可是李七并没有入睡，他靠墙坐在地铺上，望着窗口的月光，一时想到他在雪照寺墙脊上所看到的月光，一时又想到在牢狱里所看到的月光。

在牢狱里，他碰见一个同狱的囚犯，这家伙叫做海怪，是一个被判五年徒刑的强盗。李七看不起强盗，可是海怪也瞧不起小偷，两个人不时争论。一个说偷窃才靠真本领，强盗不过是结帮行凶欺弱怕强的废物；一个说，小偷才是没有胆量勇气的脓包，做强盗的哪一个不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。接着他说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强盗生活，而这竟是李七从来没有听见过的。当李七把失手的经过告诉海怪的时候，海怪竟哈哈大笑，说些这真是小偷的伎俩。李七就问：

“假如是你，碰见这情形怎么办？”

“我？”海怪添着厚嘴唇说：“我把那和尚先绑起来，我连他的嘴都不堵塞，我要对着他强奸那个淫妇，看他有胆量喊人不敢。”

“强奸?”李七总觉得强盗的行径太暴戾了。

“这×的女人,有什么罪过?”

“你说把他绑起来,你怎么把他绑起来,你也许打不过他呢?”

“我有武器,我们做强盗的决不会用玉佛去打和尚的,玉佛是和尚供奉的,他自然要帮和尚。”他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:“你是什么神手李七,你倒是佛手李七呢。”

这以后,海怪就把李七叫做佛手李七。这个绰号就此传遍狱中,所有人犯以后都叫他佛手李七,这对李七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。他是以神手出名,如今被叫佛手。自然心里起了一种说不出的自卑,他开始悔恨自己不是一个强盗,开始对自己的一行轻视起来,他最后决心要在出狱后改行了。想到他以前说过的话,他若是失手,也就是洗手。他决不同那些小偷们为伍,他要同大盗们结伙,他以后决定弃窃从盗了。他当时把他的决心告诉过海怪,海怪刑期还有三年,自然不能帮他,但是海怪愿意介绍他一些朋友,叫他一出狱就去找他们。

这就是李七到望浦楼时的想法,但是到了望浦楼,他又开始有些彷徨,如今同同伴们喝了酒,倒在一个地铺上,他又觉得犹疑不安起来。他想到海怪在狱中被判了五年,现在还有三年,这悠长的岁月,实在太可怕。偷窃犯不过几个月徒刑,出来还是一样;如果被关了三年五年,那就什么都不同了,一个人到底有几个三年五年?这样一想,他马上又想到这竟是没有胆量的一种想法。他决心要去做强盗试试。

这样左思右想,他怎么也无法入睡。最后他忽然想到佛手这个绰号,他觉得这是一个他一生都无法补救的耻辱。狱中还有其他人,如果出来了,这里一群朋友就会听到他的这个绰号。以后他将失去原来神手的称呼,大家一定会叫他佛手李七,他怎么还能够在这个行业里活下去。

月光更深地照进房内，李七吸起一支烟，忘了料峭的春寒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口，他望到那蜿蜒向东的闪着月光的河流，望到栉比的屋脊，望到远远的田野与起伏的丘冈，他猛然想到海怪的话，要把和尚绑起来，强奸那个淫妇。一种奇怪的欲求从他心底烧起，一时平静的月色像是都红了起来。

李七把烟头向窗外掷去。他突然注意街头，街上没有一点声音，但是野浦河的水流与偶然的鸡啼则清晰可闻。装鸡啼鼠叫的伎俩，李七十六岁以前早已熟练，他对于这些熟练的技艺向来自负，但是现在，当他想到海怪，他竟觉得小偷伎俩正像男扮女装一样的可耻。他要大声吼叫，摇着火把，挥着刀，直捣雪照寺，把了空和尚绑起来，把那无耻的女人衣服撕去，赤裸裸的。他要对那和尚说：

“你有勇气就喊，你有胆量就喊。让你的徒弟们来看，让她的丈夫来看，让警察来看！”

想到这里，李七再没有犹疑，他已经说过洗手改行，他应该明天就去找海怪的朋友。

这样想着，他就觉得该早点就寝，他回到自己的铺位，可是一躺下去，又想到海怪在狱中还有三年。三年是多么悠长的岁月呢。这时窗外的月光斜过来，正照在他的身上，他又想到那夜被捕前屋脊上所看见的月光了，他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欲望想到那屋脊上去看看。

就在一瞬间，他想到了他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去干一次大事？他为什么要投身到别人帮口那里？照那天的情形，他只要在气窗口施一点闷香，什么仇不可以报复？一个人如果可以报仇雪耻，比投身到强盗帮口再去报复，岂不更有光彩？

这样一想，他就觉得无论是否改行，他必须一个人先去做这一件事。报仇雪耻是另一件事，恢复神手的声誉是最要紧的。不然他一世神手英名，变成佛手，即使改行依靠到别人帮口，也还有什

么面子？别人不是很容易说他因为没有本领行窃，才去投身做强盗的。

他这样就打定了主意。他脱了衣服，在地上躺下，一翻身，就呼呼入睡了。

五

住在望浦楼的人，天一亮就都要起来。起身时，似乎大家还看见李七，可是一转背，李七就不见了。

有人说李七不会改行，不过是换一个地方行窃罢了。

有人说，李七说过失手就是洗手，他一定不会再干了。

有人说，他这几年来也赚了不少钱，他的钱并不胡花，都是寄到家里去的。也许已经买了田也说不定。

但是没有人想到李七所谓洗手改行是想去做强盗。

晚上，夜来白忽然同矮黑说：

“矮黑，我想明天去拜访一趟雪照寺。只是路太远，你做我帮手怎么样？我们照李七的路径去，你在墙头把风，我到里面去，三七发财。”

可是那位矮黑不答应，他要对拆。商量许久，才讲定四六拆账。

夜来白认为李七打抱不平实际是一种对了空和尚吃醋的心理，吃醋也就是迷于女色。他自然不会再去管这些闲事。问题就怕那个女人不在，院门未关，或者里面倒住了别个和尚。所以要矮黑把风。商议定当，两个人就开始准备，到雪照寺去搭船到横水埠，再走上山去。从野浦镇去横水埠，因为是逆流，搭航船要四个钟头，航船是内河搭客的班船，沿途逢大村小镇都要停靠，所以慢些，如果自己雇快船去，那么两个钟头也就够了。夜来白他们既然要在夜里行事，所以并不急。他们计划搭下午第一班航船，五点钟